

美國西岸去來

謝扶雅

海外一角僑胞動態面面觀

加州華人數逾百萬

民七十之冬，我以耄耋聾聵之身，單刀匹馬，漫遊了美國西岸整整三個月又半。目的雖云避寒，但主要是在探望數十年濶別之故舊門生，也更想實地看看那邊僑胞和一羣旅美學人的生活情況；爲了棲遲美國的華人，以西加州一省爲最多。根據一九八〇年美國官方的人口調查統計，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華人超過一百萬（正確數字爲一、二五三、九八七），居全國五十一州的首位。而在加州內華人最多的一個城市爲洛杉磯（華僑通稱之爲羅省），它有中國居民九三、七四七人，其次卽爲舊金山，亦稱三藩市，共有華人八二、四八〇人。我這次就先在洛杉磯逗留兩星期，旋即往三藩市（華僑通稱大埠），住了足三個月；其間我到三藩市之東北鄰一城史丹福，宿兩晚，又更往加州首府 Sacramento（華僑通稱之爲二埠），與加州大學著名農學院及研究所所在地之 Davis，亦共兩天。

舊金山的華埠，地面最廣闊，居全美所有華埠之冠，其中社團及商店最多。市政府特設警局

一所，聯邦政府亦設有一所相當大規模的郵局，中西職員共二千人以上，有專爲不懂英語之僑胞服務者。加州的社會福利事業，最稱發達，特別是對老年人的優待，養老院食宿皆甚廉。三藩市公共汽車行駛最密，故市民可不自備私家車，上下班工作，公共汽車每人取費五角，不論遠近，而對老年人（六十二歲以上）更只取費半角而已。老僑胞因都有福利金可領，故情願住入老人院，而不依工作中的子女以居，反更自由自在。有不少老婦長年住在華人開的旅館，有公共廚房或私人小廚房可以自炊自便，不需勉強食用兒孫輩所愛好的飲食。加州天時地利，兩皆特優，故天然產品，尤其是菓蔬，種類非常豐盈，價廉物美。加以氣候溫和，陽光充滿，故凡退休之老年人多願遷居來此。

三藩市華僑的近況

就大體而論，三藩市華僑的歷史最久，因而保守的風氣亦特強。一般老華僑每因在大陸故鄉的房屋物業皆被中共沒收，無由償落葉歸根之夙願，故恨中共入骨。中共今雖表面採取寬大政策

，要地方政府撥還僑產，事實上，鄉間的僑眷仍多無法收回原屋，不得不函告海外親屬促其就近向中共駐美領事官員交涉，但這些官員皆予敷衍推諉。且按中共國籍法，對海外所有華僑因均已歸化於他們居留地的國家，故再不是中國的公民了。隨之中共駐美使館，只對大陸派送出來的留美學生有關係，而對一般華僑則視爲已與中國無直接隸屬關聯。這樣，美國華僑，尤其是土生華人（英文簡稱 A. B. C）實際全然不受中共的影響力。近年以來，自臺灣和香港來美——特別到洛杉磯投資置地營商者甚夥；他們算是新華僑。臺籍人士最近獲得美政府大量移民配額，來西岸一帶遊學或工作者驟增。但他們已與中國別省人士多能和陸共處。

我這次歷遊西岸一帶的活動經過，可分作三方面來說：一、朋友社交部分；二、有關時局部分；三、宗教信仰部分。

門生故舊歡然把晤

我去美西所要探訪的對象，除若干爲通信多時的神交和「以文會友」的文友之外，自然是濶

別了十數年以至數十年的一些老門人——他（她）們當中有位於一九三〇年在廣州嶺南大學畢業，大陸變色後移居三藩市的李姓學生，竟已有第三代的曾孫男女三人！可見今日頭白師生聚談話舊，暢敘離衷之情切了！我生平對學生的態度，從不把他們視為後生學子，却總待如朋友，頻頻問學談心。緣故也是由於昔年廣州的嶺大、湖南藍田的國師，師生都處在校園內，晨夕覲面，綽有藏修談敘的機緣。嶺大舊生散居全世界，今以美國西岸為特多。其中有一執業牧師四十載，今在三藩市退休，患有心臟宿疾，旅進旅退於醫院的黃姓門生，他會是我親炙指導寫大學畢業，通信指點寫博士論文（在太平洋宗教學院）的得意「高足」，而今年屆七十六，心臟宿患時發時愈，我們倆東西岸通信頗勤，這次他特別要我在三藩市住一些時候。於是他很興奮地大力促使當地嶺南同學會發起，邀請「大埠」僑界文教領袖，於二月五日假中國城最大餐館之一的亞洲園，為我舉行了九秩晉一祝壽公宴。我發表了一次即席講話，主要部分是促使全美各大城市居留的嶺南校友會，聯名要求中共當局恢復嶺南大學於廣州原址。

舊金山還有一個相當大的廣州中山大學校友會，我也曾在中大執教短期，故這次在大埠參加了該校友會的春節聯歡大會，又連續應邀了陳樹桓（陳濟棠將軍的最幼公子）會長主持的兩次餐會，遇見了一些舊同事和學生。更高興的是：重晤了三位廣東高等師範畢業的老友：前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李樸生、服官教部及從事師範教育行政

多年的唐惜分，和前廣州市教育局長兼名詩人孫甄陶，兼挑廣州中大和嶺大讀書或教書的學人輩，也見到了不少。為了我曾在廣州多年，那裏的兩間私立大學——民大與廣大，都有我曾相識的教職員和學生，可惜這次沒有機會見到年已九六的民大張香譜校長和寓居三藩市遠郊的陳炳權校長（廣大）。但有一位民大的舊生却是我廿五年前在香港文商專科學校教過他的，已由港移居三藩市廿多年，在華埠開一書舖，與當地僑團，特別是文化界人士頗多往來。這次他代表了剛卸任社長的敦風文藝社，首先要我為該社作一次學術講演。

關心中國重建問題

民七一的新正十七日，我以「中國文化的重建」為題，在舊金山華埠的敦風社，一口氣講演了足兩小時。聽講者見了這一個年逾九秩，泰半盲瞽的老頭子，憑暗記講了兩小時的一個學術重要課題，莫不為之嘖嘖讚佩！後來我訪晤了一位通信數年討論世局人生的學者——現正潛心著作“*Purpositive Biology*”（英文）一書，闡明大地一般生物包括人類的生長老死的定理。他

這次親見到我的神態動作，斷定我今後十年也將全與現時的健康無異，他曾出身自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科，現代化科學研究頭腦，絕不同於中國舊式江湖賣藝的星相家或排八字的算命先生。我又於三月十七日，在三藩市嶺南同學會會所，為他們的學術組作了一次學術講話，以「中國五千年學術文化演進及趨向」為題，扼要敘述，講後討

論極為熱烈，主事者謂此種盛況實破記錄！

有異乎三藩市之大都為老門人，我在洛杉磯、史丹福兩地所接觸者，幾乎全是中年的同學，即我於大陸變色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所教過的一些學生。他們大致都有很安定的職業與相當美滿的家庭。他們頗多有男方或女方的老父母同居。他們自己的子女，很少有超過兩名以上，而且保持着本國語文的習學，儘管子女們幾已全時生活於外洋環境氣氛之中。他們已皆為出生於其父母工作地的道地美國公民，但和像三藩市華僑社會中的ABC（土生華裔）殊不相同。一般來說，凡明事達理的旅美學人（除少數臺灣籍者而外），皆無不注視大陸中共的動向，而認為中國問題的決定性端繫乎大陸之全面徹底革新。

中山銅像引起回憶

我本是一個住慣山村的野人，每晨必在叢林中行深呼吸，並散步丘岡上以為常。一旦到舊金山，住入華埠旅館，闕閱當塵，大感苦惱。所幸數日後發見中國城北端有一小小的聖瑪利亞公園，距我旅館不過十數分鐘的漫步，於是我每晨例到公園吸新鮮空氣，繞步翠柏石圍約一小時。却不意發見園中豎立着一個孫中山銅像，下鐫「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國府主席）林森立」，並刻有四字句像贊約百數十言，稱道國父締造共和，功垂百世。銅像的設計和中山狀貌服裝都不甚高明，諒係當年此地中華會館撥資所建，而匆遽呈請抗戰爆發時期之祖國元首頒發像贊，以資來遊華埠外人之景仰者。然此一銅像，今日却引起我

莫大的感觸！想起國父在一八九五年，於其「三十而立」的青春，以一華僑子弟的身分，在檀香山僑社間，發起了一個志在推翻滿清王朝的革命性組織，名之曰「興中會」。他觀察到其時清室十分腐敗闕茸，決不能消弭內亂外患；倘欲振興中華，斷非先推倒滿清王朝不可。當時在一般華僑社會間，康、梁的保皇黨勢力甚大。古老頭腦的華僑，怕聞「革命」二字，故中山初時不得不用「興中會」的名義，表示籠統渾成徐圖發展。反而在下層僑胞，所謂「販夫走卒」，以及海內外一些有朝氣，具敏感的青年知識分子，則對革命運動極表贊成。與中會旋與國內秘密組織的光復會等取得聯絡，而後合組為同盟會，樹起國民革命的鮮明旗幟！

創辦刊物說真心話

然則今日海外有志之士，愛國僑胞，身處自由民主的環境，怎能不向大陸暴政統治下爭人權、爭自由的血性鬥士作桴鼓之相應？怎能不替大陸上萬萬千敢怒而不敢言的平民大眾，宣洩其心聲，發出其控訴呢？我乃與三、五道同志合之士鳩首磋商，適逢自臺灣來此休養檢查心臟疾患之老友胡秋原，寓在距三藩市不遠的他次女和幼公子家中，遂邀他同我們於農曆大除夕，假敦風社廳堂開了一個擴大會議，決定刊行一份題名「海外中華」的雜誌，志在喚起在現階段中國問題占極重要地位的海外華僑，從超黨派的立場，發表公正的輿論，特別代國內不敢言，或不能盡言的，與爭取全面民主自由的同胞大眾，表達他

們內心所要說的真話，以及對執政當局的要求。同時在近年甚囂塵上的所謂「國共和談」，海外僑胞應該有責任聯同國內民間各人士，對中國統一問題，有盡量的發言權，而不應漠然默不過問。這樣，「海外中華」作為中國老百姓的喉舌，即真正「民意」而非黨方官方的框框式宣傳，在此時目下，自有重大迫切的必需！

我們又決定趕在本年四月一日出版創刊號，為了可以紀念四月五日天安門外一班青年羣眾示威流血洩內心要求的「四五運動」六周年。由是我們也特請那親自參加民八「五四運動」，而對「四五運動」素有研究的胡秋原先生為這個創刊號寫出一文，加上我自己和徵求好友文稿於短六星期內湊成八萬五千言，即在三藩市一家印刷廠付梓，終於於四月四日見此新製在新大陸發出他第一次的啼聲！它的封面圖片，便用了三藩市華埠公園中孫中山銅像的攝影。

洛城訪舊感慨賦詩

我在羅省（洛杉磯）時，訪晤了故友或神交已久而初次親面的學人三位：一是大家都聞名的浦薛鳳（邀生）先生；二是前福州協和大學校長，南加州大學任教多年今已退休，在家著述中國教育哲學的陳錫恩博士；三是纔從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退休，文藝批評名家的施友忠教授。友忠和故張君勳為老少連襟，同為福州望族王家的東床婿，勳老娶其長女世瑛，友忠娶第十五妹。而我的胞弟媳婦又為王家第九妹世婉。我與勳老為多年同道同行，却跟友忠今始在洛城第一次見面。

情誼相似地是：我這次在舊金山，也遇見了或早熟識，或始新知的三位女作家：一是寫過名著「女兵日記」（今已排電影）的謝水瑩；二是青年學生時代已獨力編行文藝雜誌，抗戰初期組一戰地服務團到前方冒炮火慰勞將士的李芳蘭，她曾任職教育部國民教育司長廿年，今退休在臺北的葉楚生，同在河北定縣晏陽初創辦的鄉村建設育才院研究生，故稱我為老師；三是桂南著名女詩人舒曼霞，她一嫁再嫁而皆喪其所夫，今老病獨羈留舊金山養病，但為上述敦風文藝社之一要角。我與她數度盤桓，酬其一律，錄左：

清照重生象郡中，可憐一代女詞宗。
 文名滄海難為水，弱質婀娜不禁風。
 時代滄桑家國恨，親朋消息別離衷。
 金門良晤匆匆過，明媚春光意未終。
 我們為了鬪這最後一聯的韻脚「終字」，曾相互四疊以至五疊此詩原韻，而終惜別驅歌！

老毛江青幾則傳聞

我要這位老門生的芳蘭，為「海外中華」創刊號（該期亦採載了曼霞的舊詞三闋）寫出她戰地服務團團長的烽火體驗。她如命撰作了一篇「我年輕時接觸C.P.C.Y的經過」；內中敘述男女團員中幾個「前進分子」，夜間在戰地村中席地同臥的無耻作風，怪道後來民間盛說「共產」、「共妻」的聯合語。我在舊金山碰到好幾位剛從大陸出來的老練人士，鑿鑿供言毛澤東當被神化及帝王威福時期，每在自京北下的專車中，呼少女陪宿為常事。大陸上共傳毛有私生子十

餘人不諱。江青則在老毛晚年半身癱瘓，神志迷糊時期，每夜傳令英俊男子入「宮」伴宿；北京城郊有民謠：「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江青來電話！」凡諸傳聞而實早成事實的荒唐穢蹟，却為臺灣與海外所從不置談，亦足詫異！

目下大陸道德風紀之墮落，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一般青年，頹廢犯罪，恬不為怪，中共黨中央近雖厲行黨紀，而莫萬萬千黨幹習為公行貪污何！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立基於道德倫常。中共文革十年的後遺症，要以淪亡道德紀綱為最嚴重！國格墮喪，人格紛崩！我在西岸一帶之歷次談話與講演，屢以「文化反攻」、「學術反攻」、「人格反攻」為口號。孫中山後來亦強調「人格救國」，今日中華民族的危機，比他那時何止嚴重百千倍！我這次在三藩市嶺南同學會大力鼓吹嶺大廣州復校運動，無非志在文化、學術、人格之反攻。國父當臨終前刻，殷殷以「和平奮圖救中國」為言。今日我們現在應唱「華僑為和平建設之母」而非過去常說「華僑為革命之母」了。

宗教倫理固有精神

大陸中共與臺灣國府兩者顯著區別之一，是前者奉馬列辯證唯物史觀（即無神論）與毛澤東之「無法（髮）無天」，和尚撐傘（他常自稱），後者則自孫中山和先總統蔣公皆為基督信徒，而國民黨領導階層如今多屬信教人士。平心靜氣而論，我九十多年的生活與晚歲修省鑽修，殆浸淫於比較宗教哲學之中而不厭不倦。我深深覺得

，依然是我們先哲所垂示「盡人事以待天命」這一格言，不失為中華民族特有的「宗教的倫理」與「倫理的宗教」之雙重國粹，是縣延維續五千年炎夏文明的根本處方。我這次在舊金山，以「中華五千年學術演進大勢及趨向」和「中國文化之重建」的兩次學術講演，並另一次為當地基督教聖職人員們所作的講話，都提出了先儒的「天人合一論」是中國學術文化的理論基礎，却也是整個民族有意或無意日常踐履的津梁。這個天人合一論，既不沉迷於印度猶太般的宗教信仰，亦非如馬列毛忍之抹殺宗教信仰；它是將宗教信仰化入於道德實踐之中，而道德實踐必以脩品性人格為依歸。中國數千年的記錄歷史，要以「人物」為重心，不似西方歷史學家之專尚事功業績。儒家內聖外王之學——自誠正修齊以至治國平天下，所謂「惟仁者能在高位」，而仁心必與天心一致，仁德即天德，乃是中國特有的宗教性倫理之精華。

再者，中國是一個寬容包含的民族，善能並蓄兼收。孔子之所以被尊為萬世師表，是因其「集大成」。漢初儒術之能統於一尊，是因其兼攝百家諸子。而當我國有文化「窮則變，變則通」之際，每更能吸收外來文化，且不惜禮聘外人，拜倒外族的崇高人格。我們不諱「崇洋」，只因尚書昭示「皇天惟德是輔」。我們在中世紀曾禮讚瘋迷了「印度阿三」的釋迦牟尼佛！南北朝所有朝野上下，皆以異域高僧為良友。大儒朱熹與禪師大慧宗杲作莫逆交。準此，中國文化今值疲弊泄滯之秋，接納西方精神文明之一主要環節的

基督教，亦何足為異。不過，我們與其模倣西方教會的制度儀式，或其教義儀條，無寧直探教祖耶穌，追倣其崇高人格與道德行為。我在舊金山對中國一羣教牧同道所談的，以及近年為臺灣中國教會刊物撰寫的，無不稱說我們致力於本色教會，本色神學，固然是好，但尤其重要的是在羣相勉為中國本色的「基督徒君子」。培育養成一般教友效法耶穌基督的愛心勇氣，舍己奉獻，對今日中國社會風氣，政治參與，工商業文教推動行為，將作出莫大的貢獻與效助。

應從中道展望未來

我討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主張以「科學化」與「基督化」為兩大支柱。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國人競唱擁護西方的「賽」、「德」兩先生，却不深究科學之所以為科學，乃是古代希臘的純理論客觀精神，澈底追求真知的活動。現代所流行盛唱的「科技」，只是科學應用之末節，而又不免造成近代西方功利主義與過度工業化，破壞天然環境之流弊叢生。我們應採納西方的純理論科學態度與澈底追求真理精神，而以科技的流弊為警戒。其次，我們應窮溯西方民主政制及生活的根柢背景，乃是基督教教化，特別是耶穌人格的原動力。耶穌是一位最典型的非暴力主義者，但他的舍己犧牲背十字架，乃是不抵抗的大抵抗，他且有最崇高的道德勇氣。中國今日亟需一種新倫理與新人格，來應付這個大時代的挑戰！我們傳統的為人為學方針，是堯舜禹傳授下來的中道——「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庸篇

第二章)。但中道並非截然揚棄兩極，却無寧博探兩端之所長而自作創造的綜合。孟子的新仁義理想，是一方採擷楊朱之「爲我」而高唱「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義)，另一方又攝墨翟的兼愛，而改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因此，西方特有的科學態度與宗教精神，大可作我們當代的新兩端，而擴充我們中道的深度與廣度。這便是我所主張的中國文化重建之大路康莊。

探討中國本色教會

我會遍訪舊金山鄰近的各城市，發現了一羣中國學人的家庭多皈依基督教，集資自購禮拜堂，聘請牧師，並定期輪流舉辦家庭查經。他們的宗教信仰十分虔篤。有一位農藝學專家和我辯論耶穌復活的事，他堅信四福音書所敘述的耶穌復

活經過，字字都真。我從中國文化的觀點，極言我們應接納耶穌的人格樣型，而於聖經中所描寫的，他死後從墳墓裏走出，向人顯聖，下至陰間，三日後升天，與天父一起等等，我們與其傳講之於收壇，無寧譜之於詩歌誦讀，摹之於雕塑畫圖，乃至鋪排作小說與戲劇。

我於回至三藩市時，又和我一位最親愛的學生，任牧養工作四十年的牧師討論這個問題。他期期地婉言：作爲一個牧師，對復活聖蹟是捨不得緘默不談的。我仍認爲這是中國本色教會應加慎重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可惜我這次不能乘便趁從美西逕往太平洋彼岸一遊。從各方面的報導，得悉大陸上近年信教人數劇增，被開放的教堂和已公開的家庭教會，都無法容納串踴來做主日禮拜的信徒。值「文革平反」，神化的毛澤東幻

滅，共產社會主義被厭棄的時際，一般心靈落入真空，往昔帝國主義的宗教頓告「復活」，自屬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祇惜開明的牧師缺乏，指點迷津無人，徒爲反「洋」教，而不知如何建設真正的「中國教會」，以及培養中國本色基督徒，則基督教在中國文化重建上，將復如何有神呢？

以上所述，猶不逮我這次美西旅行所得經驗之什一。三個半月的西遊活動，在感情上、理性上和決意斷行上的體驗，相當於足足三年而有餘。咀嚼辨味，以及反省某些成功與失敗之因果果因，應可著爲一部十萬字專書，茲篇不過草草疏落，寫其厓略梗概而已。

一九八二、四、一一、耶穌復活節
寫畢於美東南維州山鄉

對「羅文幹明辨卓識」的補正

周開慶

頃讀本年四月號中外雜誌黃天邁先生撰「民國風雲人物印象記」一文，其中「羅文幹明辨卓識」一段，有如下記載：

「日本在成都未得我政府同意，擅添設領事，引起公憤。日本記者二人被當地民衆毆斃，日本企圖擴大事態。羅部長從容肆應，以外交方式解決。」

查上述經過，顯有錯誤。所謂日本在成都擅增設領事一案，當係指民國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所發生之「中日間成都事件」。其時我

國外交部長爲張羣先生。至羅文幹先生於二十一年一月出長外交部，二十二年十一月辭職，與應付成都事件無關也。

日本決定在成都強設總領事館，發生於民國二十五年六、七月間，並派定岩井英一爲領事。消息傳至四川，引起川中民衆極大反感。我外交部亦通知日本使館，制止此舉。不意日本當局一意孤行，岩井彬於八月初由上海西上，強行到職。八月二十三日，有日本人田中武夫、深川經二、瀨戶尙、渡邊統三郎等四人，

由重慶乘汽車到成都，經軍警派員保護。該日人等出外遊覽，不聽勸告，激起部份民衆反感，攻擊大川飯店，以至日人渡邊及深川二人，於二十四日被毆身死，其餘二人亦受輕重傷。

其時正值中日關係緊張之會，日本政府更乘此提出種種要求。幸賴我政府妥爲因應，於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由中日雙方互換成都事件解決文件，以我國賠償死者撫卹金及傷者醫藥費共九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元一角，而獲解決。

上述謹供該文作者及讀者之參考。